

## 第八章 盛大宴会

“华尔将军，领事先生，我觉得，与其花费重金招纳世界各国的散兵游勇，不如征募本地中国农民充当常胜军的士兵，由欧洲军官悉心调教，指挥，从根本上解决常胜军兵源不足，士兵素质恶劣的问题。”

年底时分，在艾玛小姐当司仪的上海租界欢迎英法军官的盛大宴会上，一位刚到上海的英国上尉，在主餐桌上，向邻座的麦都思领事和常胜军总指挥华尔说了以上的这番话。

宴会是在礼查饭店二楼的大餐厅进行。在这栋东印度风格的二层砖木建筑里，大餐厅繁复的大弧形落地拱窗，面向在冬夜里哆嗦流淌的苏州河。同铁灰色的河水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餐厅里的灯火辉煌和冠盖云集。

餐厅里，一张张几乎跟餐厅一样长度的餐桌上，铺着浆烫得发硬的洁白台布。宾客在餐桌的两边，面对名片而坐。每十对宾客之间，放着一架枝形大烛台，蜡烛在银质钟形罩上，光焰显得更长，折射在多面体的水晶玻璃杯和银质刀叉上，放出温馨的光辉；餐桌上，像士兵一样整齐地摆着从暖房里取来的一盆盆鲜花；餐巾折得像修道院里嬷嬷的帽子，放在蓝边金花的盘子里，一块块刚出炉的金黄色小面包优雅地躺在餐巾的折缝中；五色缤纷的大水果，颇具匠心地叠在黄藤编成的花篮里；马来亚裔的侍者，白裤白袜黑衬衫白领结，得体地在宾客们的肩膀之间上菜，菜预先在边桌上分好，除非宾客提出不要，侍者用勺子一舀，便把宾客的那一份，不多不少，刚好放到宾客的盘子里。宾客吃完后，侍者立刻撤换盘子，上一道新菜。

酒品令人眼花撩乱：波尔多红酒是专门给法国客人准备的；朗姆酒，西班牙白葡萄酒是鱼鲜佳肴的绝配；还有香槟酒，随时准备为任何庆贺的提议干杯。菜式同样令人印象深

刻：兔肉灌肠，帕玛乳酪拌通心粉，莱茵河式烤鲤鱼，蒸鹌鹑，腓力牛排，虾酱浓汤，杏仁奶汤。最后，不可忽略边桌上的甜点：蜜饯，巧克力蛋糕，和英国式果馅布丁。

艾玛在充满酒香，菜香，花香，衣香，喧笑，碰杯，刀叉点击盘子声音的餐厅里穿行，指挥侍者，招呼客人。租界的西人政商名流，专业人士，宗教领袖，都来赴宴。无论是熟悉的还是生疏的，她都没有漏掉打招呼，每个跟她打过招呼的，都会对她伴随每一句问候语的灿烂微笑，水晶般闪亮的眼神，和贝壳般洁白的牙齿，从心窝里感到舒服。她的服饰是同嬷嬷拉妮根据今天的场景，精挑细选后决定的。为了避免和今天的主客英国军官的红色制服和法国军官的蓝色制服发生颜色重复，她选定银色为主调，精巧的镀银镂花发箍像冠冕一般，戴在红褐色的浓发上隐隐闪耀；银色绸缎的连衣裙上，贴着无数小亮片，腰间扎着纤细的深红色皮带，和左胸前戴着的玫瑰花相配，裙摆密密打着的十八道荷叶边。开叉的胸前挂着红宝石白金项链，耳垂佩着白金耳环，脚蹬银色麂皮高跟鞋。在今天的众多精心打扮女性来客中，仍显得非凡出众。

在为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法兰西拿破仑三世，俄罗斯尼古拉一世，美利坚林肯总统，奥匈约瑟夫一世以及在座各国来宾的国家元首的轮番祝酒结束后，艾玛终于回到了自己在主餐桌上的座位。主餐桌上就座的有领事们，工部局董事，军事领袖，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主教，新到上海的英法军官，以及夫人们。侍者赶紧拉开臂椅，让艾玛在麦领事夫人身边坐下。她的另一边邻座空着，那是英军最高司令何伯海军上将的座位，上将因病无法出席盛宴。坐在她对面的常胜军华尔将军，浓密乌黑的长发披肩，像个印地安人，身穿便服，披着厚呢的斗篷，手握提杖，嘴里叼着马尼拉雪茄。没有人关注艾玛的就座，因为大家都在继续专心倾听英国上尉对改变常胜军兵源的发言。

“夫人，这位军官是谁？”艾玛悄悄地问领事夫人。在几圈打招呼后，她已记不得那些新来的军官们的名字。只有他红色的军服和肩章，告诉她，这是一位英国陆军军官。

”皇家工兵营戈登上尉。”

戈登上尉，28岁，脸刮得非常干净，眉清目秀，希腊雕塑般的鼻子，异常敏感的嘴唇，军服的高领子，托着微突的方下巴。不讲话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一旦开口，满脸自信，嗓门不高而威。他正在侃侃阐述征募中国农人士兵的理由：

“在中国，对他们的统治者或许褒贬不一，但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逆来顺受，恬淡自如，最能吃苦，最为勤劳的人。只要给他们指出一条改善生活温饱的路，就是死，他们也会跟你走。我有幸在近东，中亚，接触过那里的农民，跟他们相比，中国农民实在太驯顺了，就像一头牛，只要喂点草，它就会耕地从早到晚。

”六年前，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为了围攻俄军要塞瓦斯托波尔，我雇了一个村的土耳其农民，帮我运木料到前线去造拒马障，对付俄国骑兵。结果，这些口口声声感谢我们从俄国人手里解救他们的土耳其乡巴佬，一个晚上，偷走全部木料，逃得无影无踪。第二天早晨，他们的家眷还哭哭啼啼，来问我要人。

”克里米亚战争后，我被派往亚美尼亚，和俄国军人一齐勘定俄土边界，遇到几个放羊的库尔德农人，我们给他们钱，请他们带路，白天他们同我们有说有笑，很高兴的样子，后来，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山谷里过夜，晚上下起大雪，等我们醒来，这些库尔德人失踪了，害我们在雪地里转了两天两夜，差点冻死在山里。

“同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相比，中国农民要老实的多，合作得多。去年，我们英法联军在北京，为了报复大清皇帝扣押杀死了我们的外交官，本来是想烧毁紫禁城做报复的。后来，当地农民告诉我们，附近有个皇家圆明园，价值连城，比紫禁城还华丽，然后引路把我们带到圆明园。以后的故事，在座的大概都清楚，我们洗劫了部分由耶稣会教士设计的美奂美仑的圆明园，当地农民帮我们把财宝装箱，一路挑回北京城。原本的计划里没有决定放火烧毁整个圆明园，可是宫里的太监跟我们讲，如果圆明园留着，大清皇帝回来后，看到财宝搬空了，会治太监们看护不力的罪，所以我们必须烧毁园子，给太监们造成投火

殉国的假象，太监才能逃命。然后，农民们帮我们把园里的门窗卸下，劈成木柴，引火烧平园子。当我们看到大火烧毁巍峨雄伟的宫殿时，我们是心疼的，这是破坏文明，枉顾道德，不该称颂的行为。但是，自始至终，从带路到火烧，我没有看到中国农民有任何惋惜的表示，他们只是抓紧时间，在大火蔓延开来之前，把园子里考究的家具，抢搬出来，准备运回各自的家去。我唯一感到不满的是，这些农民往鸡子的胃里塞小石子，增加分量，卖给我们做饭，多算我们的伙食钱。”

戈登上尉想用亲身经历证明中国农民是英法联军的帮手，但是主餐桌上所有的人都被他故事本身的生动内容，深深吸引，几乎都停止用餐。当上尉提到克里米亚战争时，艾玛有点听不懂，她希望乔治高易能在身边替她解释清楚。她的目光自然望向今天依约来观礼赴宴的高易的座位。穿过宽大的餐厅，她看到青年律师坐在远处，正在跟常胜军白齐文上尉和伦敦差遣会的托玛斯牧师热烈地讨论什么有趣的话题。

“戈登上尉，谢谢你的故事。你不觉得中国农民这种为了钱一切都干的品性，很危险吗？”麦都思首先打破上尉讲完故事后的短暂安静。

“为了钱一切都干，有什么危险呢？”雇佣军出身的华尔插话。华尔虽然把常胜军看作私人军队，不容任何人插手常胜军的运作，但是作为一个闯荡江湖已经十多年的美国麻省兵油子来说，他对任何加强常胜军实力的建议还是喜闻乐听的。

“为了钱一切都干，今天收了你的钱为你卖命，明天收了对方的钱出卖你，要你的命，这不危险吗？”麦领事回答。

“领事先生，我觉得中国农民不是对出钱的顾客一视同仁的。他们对我们西方人，信任超过他们的本国人。”戈登上尉接过话题。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十天前，我来到上海，奉命勘察上海租界方圆三十英里的地形。为了行动隐密，我只带一个中国通事同行。我们悄悄来到青浦城外，这个地方到处是沟渠，小河，稻田，和

无数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我的目的是为前膛野战炮寻找一处坚硬的高地。稻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干净，我和通事躲在小腿高的稻秆丛里，用望远镜瞭望四方。可能是因为望远镜镜片在太阳下有反光，引起城楼上长毛的注意。突然，城门开了一条缝，一群长毛像疯子一样冲了出来。我和通事拔腿逃跑，看到有一片被盗过的墓地，通事把我拉进墓地，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赶着大群鸭子的小孩经过，通事忙给那个孩子一块银元，拜托小孩去支开长毛，许诺事成以后再给他九块银元。然后，通事和我钻入一处墓穴。蜷缩在潮湿冰冷的墓穴里，我听到长毛来到近处，大声和小孩讲话，我听不懂中文，通事又不敢出声翻译，面对墓里的灰黄尸骨（领事夫人们听得脸色刷白），我闭上眼睛，拼命祈祷主耶稣保佑我平安。不知过了多久，墓外的人声终于消失。又过了很久，我们听到小孩在墓外出声。通事告诉我，是小孩叫我们出来。我们爬出墓穴，看到外面只有小孩和他的鸭子。下面，是我要和你们分享的对话：

” ‘长毛走了，我来拿九块银元。’ 小孩向通事伸出手。

” ‘刚才我听到长毛答应你，如果讲出我们的下落，赏你二十银元。为什麼你没有讲出我们就躲在这里？’ 通事问。

” ‘长毛说话不算数，说好二十块银元，事后会赖帐，说不定还要抓去点天灯。洋大人说话算数。所以，我宁要洋大人的十元，不要长毛的二十元。’

” 诸位，直到那一天为止，我和大家一样，认定中国农民是认钱不认人的。经过那一天的脱险，我才醒悟，中国农民不是光认钱，而是更认人。如果我们能够重视培养中国农民对我们西方人的信任，西方人在两万万中国人中，就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从中国农民中招募常胜军士兵，就是要重用中国农民对西方人说话算数的信任。由于教养的差距，我不敢说，我现在就能跟一个中国农民做推心置腹的朋友，但是我敢讲，我有把握和一个中国农民建立起他听我命令出生入死的信任。 “

“上尉先生，讲得太好了，我和你一样想法，” 总税务司郝德轻轻鼓掌，加入讨论：

“没有哪个伟大的民族，像中国百姓那样，遭受如此误解。他们被讥为麻木不仁，只因我们缺少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观念灌输给他们，或者把他们的观念传达给我们，因此使他们蒙上半野蛮人的污名。”

”请问总税务司阁下，如果中国农民真的那么高尚的话，如何解释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现得那么贪小，自私，胆小，懒惰呢？”法国领事爱棠问。

”他们贪小，因为从生到死缺乏富裕的机会；他们自私，因为社会没有给予公道；他们胆小，因为政府惩罚任何革新的念头；他们懒惰，因为勤快并得不到奖励。他们对火烧圆明园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跟政府从来不是一条心。只要我们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充分展现给他们，并使他们感受到同样有机会分享这样的文明，他们就会跟我们走。”

“戈登上尉，你在上海四周转悠，还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法国领事对总税务司的说教式言论，没有兴趣再予评论。

”上海四周河网纵横，常胜军如能用平底小火轮运兵，载送军火粮食的话，一定能对长毛发起有效打击。除此以外，我只能用满目苍夷四个字来表达战争给这个地区带来的灾难。长毛和辫子军，对待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狠，他们的残暴行径，相比之下，我们在圆明园的行为，算是一种善行。”

”戈登上尉，“一直在默默寡言地进餐的圣公会文惠廉主教，提出一个担心：”长毛和辫子军的士兵，原来都是中国农民。让中国农民加入常胜军，不会败坏常胜军的军纪吗？”

”我相信，在华尔将军的调教下，中国农民会成为纪律严明的兵士。不是吗，华尔将军？”上尉转向常胜军指挥官。

华尔对提到常胜军的纪律很敏感，租界上各种报刊对常胜军的纪律报道一向是负面为主，讽刺有加。现在，他拿不准戈登上尉在勘察地形时看到了常胜军的什么丑行，所以，防御性地回答：”常胜军报酬丰厚，是经过江苏巡抚批准的。常胜军的一切享用，从没有超出批准的范围。”

”能否约略告知一下批准的范围？“ 主教问。

”军官月薪600美元，士兵月薪100美元。每攻下一座城镇，赏银45000到133000美元不等，依城镇的规模而定。攻下城镇后，与辫子兵共享大索三天。“

”什么是大索三天？“ 主餐桌上几个新来的军官一齐问，他们是英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马尔齐上校，工兵指挥官布德，法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卜罗德中校。

”三天挨家挨户搜索长毛藏匿的财物。“

”搜出的财物归谁？“

”谁搜到就归谁。“

“将军这么做，不怕受到英法联军的军法审判？”文主教生气地问。

“阁下有所不知，本人已加入中国籍，”华尔傲慢地吸了口烟。“联军的法律管不到我。不信，你可以向麦都思领事和西华德领事证实。常胜军的一切待遇都是江苏巡抚批准的，我不过是奉命行事。拿老百姓的东西，跟拿圆明园的东西，有区别吗？”

“有。火烧圆明园是对辫子皇帝冒犯国际公约，杀害英国外交官员的处罚，与百姓无关。”戈登上尉反驳。

艾玛不完全明白郝德，主教，华尔，和戈登的争辩内容，但是从他们不友好的语气，她很清楚他们的争辩正在滑向与盛宴的欢迎气氛不相称的吵架。看到麦都思领事在一个劲地向她递来求救的眼色，艾玛忽地站起来，用银叉铛铛铛连敲几下高脚玻璃杯，然后嗓门提到最高点，向全餐厅宣布：

“诸位，我们现在要上今天宴会最后一道，也是最精彩的一道菜了：中。。。国。。。烤。。。乳。。。猪！这道菜是江海关总税务司郝德阁下，用江海关的大厨特地为我们烤制的，请大家鼓掌，感谢总税务司！”

全餐厅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打断了主餐桌上的争论。

艾玛提起裙摆，快步走向餐厅门口。这时，七彩玻璃拼绘的厅门大开，江海关主厨阿

南，头戴高挑的厨师帽，推着装载两只完整的烤乳猪的铜质餐车，缓缓走进厅来。乳猪是阿南请“探花楼”帮忙烤成，然后由阿南将切开后的乳猪，从头到尾摆回原形：外壳涂着蜂蜜烤得又红又黄又亮，猪耳朵上扎起俊俏的粉红色丝绸蝴蝶结，色香俱全，华丽登场。

艾玛走到餐车前，从餐车底层取出两只阿南预先准备好的黄藤篮子，接过礼查饭点主人史密斯手里的银字牌，挂在篮柄上，牌上写着“感谢乐捐”。

“各位来宾们，在你们将要享用美味的烤乳猪时，请不要忘记，就在此刻，上海租界里有成百成千的难民儿童，需要你们的帮助。请大家慷慨解囊。谢谢！”说罢，艾玛解下挂在胸前的红宝石白金项链，放在其中一个篮子里。

在全餐厅的一片赞许和鼓掌声中，阿南推着装着烤乳猪和募捐篮的餐车，向一排排餐桌走去。

艾玛没有立刻回到主餐桌，而是在高易，白齐文上尉，和托玛斯牧师就座的那张偏角落的餐桌坐下。眼前这张餐桌上正在争论长毛到底信什么教的问题。

“我的房东的曾祖是某省的最高长官，”高易讲得正起劲，“他的两个儿子，与我的年令相仿，非常用功，正在准备秀才考试。秀才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有一天。。。”

“对不起，乔治，我马上要回主餐桌，”艾玛打断他，“有问题向你们请教。”

“请讲。”对艾玛亦师亦友的托玛斯牧师说。

“什么是克里米亚战争？”

“8年前爆发的俄国和土耳其争夺巴尔干的战争。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相继参战，三年后，帮助土耳其战胜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大不列颠的女护士南丁格尔，赴前线护理伤员，创立了南丁格尔护理制度。”高易解说。

“亚美尼亚在哪里？”

“亚美尼亚在土耳其和波斯之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基督教列为国教的国家，也是传说中诺亚方舟停靠的地方，”牧师回答。

” 什麼是点天灯？ “

” 这是一种刑罚， “ 白齐文上尉不甘落后，抢着回答， ” 把犯人用麻袋包住，放进油缸里浸泡一夜，然后将他绑在一根铁杆上，从脚上点燃，慢慢烧死。 “

” 谢谢， “ 艾玛不想再听下去，离座回主餐桌去。

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直率回答吓走了女司仪，白齐文上尉重拾高易的话题， ” 乔治，讲下去，有一天，你房东的两个儿子怎么了？ “

“ 有一天晚上，他们来到我的房里，问我，长毛是不是跟我们西人信仰同一个教，敬奉同一个神和祂的儿子。对圣经和上帝，我没有像你托玛斯牧师，那样博学。但是，那天晚上，我还是尽我所知，向两位好学的中国读书人，解释了我们的教和长毛的拜上帝会的相同和区别。我告诉他们：

” 相同的是，我们和拜上帝会都相信，世界万物由天上的上帝主宰。这是我们和拜上帝会仅有的共同点。

” 不同在于，圣经是我们瞭解上帝的意愿，从而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唯一准则。而长毛的洪秀全，编造了很多要么是圣经上没有的，要么是同圣经相违背的东西，成为拜上帝会的纲领，特别是封他自己做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所以，拜上帝会，其实是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一场叛乱运动。房东的儿子们，似懂非懂，感谢了我的解释，告退了。托玛斯牧师，你觉得我的解释及格吗？ “

” 高分及格。难为你了，一个学世俗法律的律师，被要求解释神明的法则。 “ 托玛斯牧师喝了一口朗姆酒，赞许地说： ” 当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些教皇的神父们，最初来到中国时，他们是作为异国的文化使者，卓越的天文历法学家，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和清朝康熙皇帝的热诚接待。那时候的中国，地大物博，信心满满，居高临下，以世界中心自据。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被看成是蛮族朝拜天朝，仰承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中国人的价值观。对传教士们来说，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们要学语言，礼仪，要适应太

多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他们确实处在一种学子的地位，所以刚好附合中国主人对他们的期望。

“但是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北京，于此同时，熟悉环境后的传教士们开始了稍具规模的正式传教。这样便引起中国皇帝和整个菁英知识阶层的疑虑，担心传教士们是西方政治入侵的先驱，所以便颁布禁止传教，关门锁国。从那时起，天主教，基督教，都上了大清帝国的黑名单。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大不列颠殖民印度许多年，并没有强迫印度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尽管在印度的传教士们非常努力。这场不幸的误会，经过鸦片战争进一步放大，因为战后的《江宁条约》里有保护传教的条款。不光是大清的统治者认定我们的上帝对他们不利，反叛大清的被统治者也想在我们的上帝身上寻找答案。洪秀全就是在这个时候，打着信奉和我们同一个上帝的旗号，起兵造反。乔治，这就是为什么你房东的儿子，会问你是否和洪秀全同教的原因。”

“托玛斯牧师，我要是能像你那样，把来龙去脉向房东的儿子说清楚，我会安心很多。哪天有机会，我会再找他们详谈。”

“乔治，这么一个荒谬的问题，换了我，不会浪费时间，直接告诉这两个中国书呆子，洪秀全，挂羊头，卖狗肉，句号。”白齐文上尉轻蔑地说。

“上尉先生真是快人快语，”牧师没有对上尉表示生气。“不过，乔治，中国读书人好思，但未必好问。你如有机会同你房东的儿子细谈，我建议你从我们教会的源头，上帝的存在，说起。起码，要让你房东的儿子感受到，即使都崇拜上帝，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和洪秀全向他的信徒们描绘的上帝不一样。”

“糟糕，我已跟他们讲过，我们教会和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上帝主宰万物。现在听牧师的口气，即使崇拜上帝，我们和洪秀全也无共同之处。我该怎么讲清楚呢？”

“乔治，请这样告诉他们：海水的盐味，能尝到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花朵的芳香，

花谢了，芳香也随着消失。海水跟盐味，花朵跟芳香，这种依附关系，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但是，没有通过学习圣经，我们怎么可能把这种感觉上升到是上帝创造了这些依附关系的认识呢？所以，我们的上帝是通过圣经来认识的。而对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来说，上帝是通过洪秀全他本人来认识的。圣经呢？在拜上帝会里完全被忽略了。因此，我们基督教崇拜的上帝，从根源上，和拜上帝会崇拜的上帝完全不同。洪秀全抄袭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借崇拜上帝为名，行崇拜他本人为实，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教主，他的信徒们则是迷途羔羊，需要拯救。

”乔治，我相信，你这样来开导房东的儿子，他们会分出好歹的。“

”怪不得，我跟长毛打仗，觉得他们怎么都不怕死，”白齐文上尉终于逮到一个话题，”战场上，对着我们密集的炮火，他们会像疯子一样冲上来，原来是一帮邪教徒。难道对疯子，还能拯救？“

”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由你白齐文上尉经手，最妥！“

”真的！？快讲！”

”不急。瞧，烤乳猪来了。“牧师故意转移话题。

他们的谈话被阿南推来乳猪餐车打断。在阿南和侍者向桌上各位宾客夹上一块块脆皮的乳猪肉时，宾客纷纷起立，向募捐篮捐款。两只募捐篮里已经堆满各种纸币，金币，银元，珠翠，首饰。高易和牧师各捐5英镑，白齐文上尉掏出金怀表，放进篮子。

”可以告诉我，拯救疯子的方法了吗？“白齐文上尉等大家归座，迫不及待地问。

牧师知道和白齐文这样性格的人沟通，卖关子是最佳策略。所以，牧师用叉子挑起一片松脆得像饼干一样的乳猪皮，就着波尔多红酒，细细咀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

”与其说他们是疯子，不如说他们是被带上歧路的受骗者。解救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的高层领袖争取过来，然后通过这些高层领袖影响底层大众，使底层大众渐渐觉醒，脱离洪秀全的说教，成为真正相信上帝的基督徒。“

”托玛斯牧师，我白齐文和长毛兵戎相见，并不认识他们的高层领袖。“

”你不认识，我倒是认识一个，“牧师说。

高易仿佛在浓雾中行船，漠漠糊糊地搜寻牧师谈话的方向。他依稀感到，今天艾玛把文绉绉的托玛斯牧师和鲁莽的白齐文上尉安排一起坐在偏角落的餐桌上，是有深意的。

”干王洪仁玕就是我们教会认识的长毛高层领袖。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早年参与拜上帝会的创建，但是并没有跟随洪秀全去广西造反，而是留在广东读书，希望在大清的科举制度里出人头地。洪秀全当上长毛的天王后，洪仁玕就成了叛党家眷，受到株连，不得不逃到香港避难。

”在香港，洪仁玕有幸正式受洗为基督徒，并且参加伦敦布道会的各种传教活动。你们都晓得，麦都思领事的父亲就是伦敦布道会的牧师。所以，不夸张地说，洪仁玕实际上是我们的教会同事，和麦领事是有私交的。

“在香港，洪仁玕不仅热心宗教事业，而且努力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英美的政治制度，探究西方比中国富强的原因，为他日后到了江宁，计划在长毛的地盘开设医院，邮局，法院，银行，向洪秀全上书《资政新篇》奠定基础。

“洪仁玕曾两次离开香港，希望去江宁加入洪秀全的政府，但是因为战时交通不便。第一次去江宁没有成功，留在上海伦敦布道会的墨海书馆继续学习西学，和编译圣经的王韬先生成为好友。第二次，洪仁玕在教会的帮助下，化妆成商人，由陆路，历经11个月，经广东到达江宁。

“老实说，对洪仁玕去江宁，教会里是有不同意见的。很多牧师认为洪仁玕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布道师，留在香港，他对教会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但是，教会在中国多年耕耘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人敬重读书人，把握中国的读书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国大众的钥匙，而洪仁玕就是这么一把钥匙。所以，教会是抱着莫大希望送洪仁玕去江宁的。不出所料，到了江宁不久，洪仁玕就被封为政府总理。“

” 牧师先生，他当总理，和我有什麼关系？长毛不是照样和常胜军打仗吗？“ 白齐文没好气地问。

”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利用这把钥匙。“ 牧师继续耐心解说。“ 前一阵子，因为在安庆和曾国藩的辫子兵作战大败，洪仁玕暂时失去洪秀全的信任，免去军队指挥权。最近，因为长毛要打上海，洪秀全重新起用洪仁玕，主持对西方各国的外交。洪仁玕已经到达苏州，并将长期驻节苏州，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惜，现在却因通讯困难，无法启动这把钥匙，除非侠肝义胆的上尉阁下肯帮帮我们。”

“请告诉我该怎样效劳，” 白齐文很享受牧师的恭维。

“保护我们的信使安全往返前线。” 牧师终于揭开目的。“ 在上海前线，和长毛对阵的有三支军队：江苏巡抚的辫子兵，英法联军，和常胜军。要辫子兵保护我们的信使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私通叛逆；要英法联军保护信使，同样不现实，因为自从《天津条约》签定后，英法政府承认北京的旗人皇帝为中国的正统统治者，英法联军如果参与私下和长毛沟通，就是违背这一官方立场，会引起外交纠纷；唯有你们常胜军，既不属英法联军，又不算大清政府军，身份特殊，行动自由，可以帮我们这个忙。请注意，信使都是传教士，不具备任何官方身份，所以常胜军是帮教会做义工，上帝会祝福你们的。如果，我们和洪仁玕的沟通取得实质进展，我们会让麦都思领事知道，然后由外交官们接手这件神佑的机缘。”

” 为什麼你不找华尔将军办这件事？“ 白齐文警惕地问。

” 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允许我暂时不回答你？我对神起誓，华尔将军不会反对你为教会的信使提供保护的，明白吗？“ 牧师意味深长地看着白齐文上尉。

上尉略有所悟，但是仍不啻声表态。

” 如果，需要什麼费用的话，教会会补偿你的，“ 牧师像踢英式足球，临门一脚。

” 牧师，我愿意为教会效劳。“

高易深深佩服牧师的谈话策略。用律师的标准来衡量，牧师是契而不舍的谈判高手，上尉是贪得无厌的顾客。

宴会已近尾声，艾玛用银叉再次敲响高脚玻璃杯，侍者们为每位客人斟满香槟酒。全厅里具有最高中国官方身份的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郝德站起来，举杯提议：

“女士们，军爷们，先生们，我提议为大清帝国同治皇帝陛下的健康，为皇太后陛下们的健康，干杯！”

干杯，碰杯，干杯。。。。。

接着，麦都思领事的夫人站起来提议：

”我提议，为今天成功的盛大宴会，向司仪艾玛小姐鼓掌感谢！”

全场起立，向艾玛鼓掌，欢呼。艾玛噙着泪花，感到整个餐厅里上百支蜡烛，成千朵花都在欢呼。

宴会散场时，麦都思领事觉得今天盛宴的最大成果就是找到了取代华尔指挥常胜军的人选：戈登上尉。艾玛望着收获丰富的募捐篮，深深欣慰她接手的华人流浪儿童收养所今年过冬的费用有着落了。高易却在回味牧师的话：“把握中国的读书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国大众的钥匙。”